

鳳臺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_四

國朝

老姥掌游記

陳廷敬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出地上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嶢嶢而爲峰窈窕而爲壑崎嶇而爲巒峻嶒而爲峯截薛而爲巘峩巘而爲巒嶺嶒而爲岫寥廓而爲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城巖壁東復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一

峭竦如樓蝶嵯峨如墉隍如玦如環繚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斂而島嶼出如江潮平而洲渚生村居靜深關扃奧閼蓋陟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溪東涘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爲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謂峰焉而嶢嶢壑焉而窈窕巒焉而崎嶇峯焉而峻嶒巘焉而截薛巒焉而峩巘岫焉而嶺嶒巖焉而寥廓數十里之內聯

嵐亘暉俯可搏擷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
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
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壑巖巒之
美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
河山之勝他日雖得盡游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與

體仁書院記

陳廷敬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
元簿爲晉城令晉城今州治也先生道大德尊光被天壤
至其所以爲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革創殘之餘禮樂詩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二

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之民羣萃
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爲正句讀晰文義使知入德之
方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道熙豐中士之儁者連收科目
而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而文者徃徃介出
其間迄於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化之盛猶有存焉其
諸鄉校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城北之外此書院之所自昉
也然今則平壠遺墟舊跡亦泯然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
文昌書院於張公祠之左其後齋使楊君更其名體仁書
院曰此先賢過化存神之地也檄州守徐君涖厥事祠先

生於中以伊川先生並張邵朱呂七先生左右列而配焉
謂祠爲先生專設也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蕪廢
不治先賢木主崩剝漫漶不可辨識康熙壬申之冬灤水
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
祠下愾然興歎作而新之捐俸解金以勸其邦之士夫不
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聿新鼎構而俎豆絃歌講
肄之地有如曩昔旣訖功君命余記之余惟昔者先生之
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
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註云先聖周公若

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
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爲重事蓋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然
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而祀無適
主意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爲聖或以爲師皆其必
祀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以謂周公
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之
故鄭氏又以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大司樂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以記又
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於

成均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爲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過魯祠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以獨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焉房元齡建議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邱明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貞

觀之末正孔子爲先聖以衆儒爲先師依禮經之明文康成之奧說由是以來先聖先師之論稍稍定焉後世州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庶幾得古者祀先聖先師之意矣余間嘗竊有議焉後世言釋奠者本禮記今之廟祀孔子於學是已言先師者雖本鄭氏而未盡其義焉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則是先聖先賢師並爲一人揆之禮經是爲未盡其義也雖以顏曾思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是如高堂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反得謂之師耶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經師也非

人師也而顧謂爲師若宋濂洛關閩諸子者非所謂人師也與哉今以顏曾思孟不得謂之師而謂之先賢而欲進濂洛關閩諸子者而謂爲師勢有所不能然則禮經之義鄭氏之說將遂不明於天下矣乎濂洛關閩諸子者不得謂之師謂爲先賢無疑也諸子者卽不敢以孔子較然繼四子之後以明孔子之道者非諸子莫敢望焉孔子之或爲先聖或爲先師歷千百年而始有定論然則後或十年或千百年安知諸子之賢不得與四子者並而列於廟堂之上也哉苟使諸子者並四子而列於廟堂之上將無

近於古者釋奠於其先師之意與亦庶幾其祭於瞽宗之禮也今夫儒學猶古之所謂學也文廟猶古之所謂祀也今之書院猶今之學也先賢之祠猶今之祀也體仁書院爲先生而立祠先生於其中並有合於先生之教有學有祀之義然則是舉也庸詎可已耶而余謂先生之祀當列於廟堂之上援據孔子或爲聖或爲師歷千百年而始定以見聖賢之道久而益尊如先生者旣以其特祠爲有合於禮而又致望於後之知尊先生之道者故爲是說以告之若夫邦君之德政吾不敢以諛諸生之學業吾不敢以

規有先生言語行事在焉勉其不逮而無失其已能者是
邦君之德政也夫是諸生之學業也夫

與劉提學書

陳廷敬

某昔者備員國學嘗獲同事辱執事相推重之雅惟是以
尙廉恥矜名節者謬自砥礪以求副執事之所稱許則切
劘以相成就不敢忘執事之功其後執事在列曹自非朝
會公見無因相接則執事自待以待不肖者又出尋常交
際之外非近今人情所能及以此愈益思仰欽服客歲跣
奔子舍聞執事拜督學之命苦由餘生竊幸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六

聖天子爲多士得人而輓近學校之頽風官方之積習可
以釐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某居陽城山
中學使者措施不易得聞見頃知己蒞河東將有敝邑之
役敢布所懷於下執事幸留意焉當澤州盛時州試童子
可二千人上之學使者千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試童
子可千餘人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其三縣
高平陵川沁水悉號爲最盛今澤州應童子試者不過二
百人陽城四五十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一州如此天
下可知矣學校者人材之藪淵人材者國家之楨幹而一

旦衰落如此是可歎也今

天子方嚮用儒術側席而求天下之士而士風凋喪上有
典學之

聖君下鮮挾書之秀士此其故亦何可不爲之深長思耶
且今天下之士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旣已離去詩書又無
恒產弱者不免爲饑寒流離之人其強者不能保其不爲
頑梗難化之輩 國家留意教化屢下

詔旨而人不知書先自絕其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謬違者
也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貨賂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七

之公行今進學額數人耳而富貴有力之家輒攘之去單
寒之子淹抑坐歎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爲工賈苟且自
活罔顧禮義所關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
自有以致是哉尤可悲者今天下在學生徒寥寥焉減昔
十之八九矣司文者旣不以教養爲心又從而摧辱之剝
削之其謂之保等者取其貲保其不出三等者也今最甚
者其始故置劣等揚言於外不肖州縣學官爲之通關說
賄而後置之三等謂之拔等拔等之事慘不可言前此諸
公多有行之者執事清嚴公正萬萬無此事誠慮有意外

請託或指名招搖者若不慎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爲清名感德之累而於官方學校兩失之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之意豈不大相徑庭也哉伏望駐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前項舊弊痛加掃除至於矢公矢慎務拔眞才則執事自有鑒別無俟瑣瀆清聽顧自念行能無似自襄先淑人葬事廬居壠阡郎家事亦皆屏絕恒懼獲罪名教不敢以一字通州府犯禮經不語之戒而獨念此一事在

朝廷不啻三令五申而建言者亦嘗連章累牘舉世所嫉而貪昧之風究未衰止每見覆轍相尋奚忍不一爲告語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八

是以茫茫然忘其言之愚狂以至於此也伏惟執事大破情面力革陋規不勝祝願至於盡言招尤自取悔辱實不敢苟避惟冀照察不宣

陟屺樓記

陳廷敬

余每讀詩至陟屺而愴然流涕也余弱冠通籍居於外五年謁告歸省覲吾母間謂余曰吾念汝每當風雨晦蒙茫茫遠道兀然室中尤欲斷腸余時憶母言益比之陟屺之辭何其悲也居三年復出出十三年不得返遂至於大故嗟乎痛哉方吾母之爲此言也母逾四十余年尙未及壯

而其言之悲已如此及後十三年以來母年漸就衰余亦齒髮日益變此十三年計首尾五六千日其間天時之晏温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經幾千百朝昏也則母之念子其悲又當何如也而吾不及聞吾母之言矣蓋詩所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古之孝子仁人設爲母念已之辭而先以自道其登山望母之意古人有言遠望可以當歸詩人之意蓋言曠然高望而遠懷雖不得見吾親猶尙可以舒其懷思而散其鬱積也若吾母之言晦蒙而茫茫兀然而斷腸者其可悲不又有過於詩人

之所言者歟故雖古之孝子仁人善言其思母之情終不若母自道其思子之言其情爲尤悲也然則天下人子之念其親又有逾於爲人親者之念其子之可悲耶吾謂天下有慈親而難言孝子也近冢墓西南有土樓三楹余居墓側時來憩於此思十三年望母而不得見登茲樓也吾親舍在焉追憶吾母曩時之言而嘆詩人之所不及且又自恨有慈母而吾不得爲孝子也然猶名之陟岵者志吾之臯也

乾明寺修葺募疏

陳廷敬

澤州西北隅可寒山者澗谷幽邃流泉出焉其間有寺
乾明唐天祐十四年初修由是迄明代加葺理今則棟折
椽崩風日穿漏圓像顛墜僧徒散奔余過而慨焉昔郡人
裴公騫碑記寺故唐末避兵地也隸澤晉城縣建興鄉砂
城里七幹管義興邑都維那劉紹輩居之二十餘年兵定
卽其處興造臺殿以報佛恩考天祐前二十年所則僖昭
之際也戈鋌蠡湧禍亂叢生宦者強藩煽災肆虐昭義一
軍孤縣域外而梁晉紛紛夾河爭戰及其後也汴人夾寨
之營馬牢之戰烽烟所屆遺疊竄墟近在耕壠室家婦子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

何得一晌安眠所謂避兵而兵定者亦聊爾其言而已耳
不知當時鋒鏑餘魂朝梁暮晉其何以爲生也且又安得
此餘閑出其物資以事營建與迄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
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臾而往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
邦之人生齒繁興耕食鑿飲太平無事之時而溯洄上世
念先祖栖草萊庇風雨恟懼掉眩於兵革鬪亂之間者豈
不以此爲極樂淨土而彼爲鬼國灰塲此爲瑞日祥雲和
風甘澍而彼爲刀塗血路熱鐵鑊湯也哉然昔也當彼原
野蕭條白骨如莽之口猶能斬荒刈穢飛樓涌閣變現於

空無而今日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曾不能以財施法而補弊修墜使成跡舊觀泯焉淪替將復爲荒榛衰草童山頽谷也其亦可悲憫而愧恧也夫余里居之始僧來告曰環山前後而居者無虞數十村落長者耆艾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禮發願重修思得居士一言以爲之勸其時比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遽爲詞以請也茲年穀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不言將沮衆念余不復能辭因畧叙其興造之時代而致歎於始作之易善繼之難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爲勸竊懼其以余言之不達於辭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毋毀前模母飾後觀量力稱心毋拂母意以底厥成有永其休其尙善圖之哉

樊山射虎記

陳廷敬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視獵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也阡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汗且臥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之野見虎來與之鬪虎不勝而逸明日農縛刃牛角而縱之虎中角刃立死農剝虎張虎皮於石

明日牛視之以爲虎也復與鬪角觸石牛亦死虎夜 人
屋明日人穴其所騎處虎夜復來則下其一蹄穴中以
鐵鈎引虎蹄而縋以巨室乘屋擊虎虎斃人燃火炙虎蹄
蹄收縮知其佯斃也遂復乘屋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攜
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被虎嚙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
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定追上
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見聞如此虎卒不
勝人蓋徒以其氣力爪牙異於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
貌人而虎行者豈得謂爲無知也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
解免於人禍者則亦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其可哀也後數
日果伏弩射殺二虎

記女奴景氏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
死旣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
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
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謂當以告吾
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
事累主耶諸柴愈洶洶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 之縣道

遇虎當路景趨過虎傍虎卧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
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
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
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恩甚
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
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
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
負其一女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
人以告予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

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
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
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
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詛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
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足
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
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士君子者

重修雙林寺記

苗胙土

環澤皆山而東南爲特秀矗兀千峰競插天 中穿一水

盤迴殆百餘里河內陡立一石峰峭壁孤 約五百尺而
崇水遶四週名曰九仙臺相傳爲唐世九道流服鍊於上
後皆仙去因以名臺余習靜於茲每於日暘月朗時陟其
絕巔振衣瞪目 顧村曠如暮布然雲山腹星掛簷邊恍
身在瓊霄呼吸可通帝座回視數十年纏鎖風塵於是別
作一觀矣時而杖策尋幽徧覓烟霞於山窮水盡處山之
西十里有雙林寺爲六朝時古刹余恒徃從諸衲子披襟
亂流邊縱談雨晴耕耨暨世外事片時爲爽寺居建福里
山表粵攷石碣創於唐天寶間其彌陀殿戶部郎中秦居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四

士禪師孔宣建也其大雄後殿及兩廡正統辛亥禪師靈
興靈壽建也前殿毘盧法像及傍殿古佛梵士如喜募成
也爾日復事莊嚴金碧丹堊四顧陸離歷千餘年祇園再
見蓋西方聖人恒以象教深山野老式有同心余不謂作
此功德便可成果招祥消孽然鐘磬旣鳴梵聲斯和仰瞻
起敬俯首皈依於斯際也以視金戈鐵馬揮刃傳鉦其景
色情事爲何如哉噫嘻二十年來烟塵四合羽書旁午師
中長子固愴解甲之無時草莽孤臣亦憤多艱之維棘孰
與夫一衲清風數編貝葉之爲愈耶吾於小雅都人士之

篇不能不三復云是役也問誰勸募則寺僧悟住悟寧輩也問誰捐貲經理則耆舊王思現王國泰趙均有諸善人也肇於崇正辛巳落成於壬午之嘉平月備列以紀之

賀冀南道王少叅平猗奏捷序

苗胙士

上黨高都據太行之巔北控燕雲南俯梁豫 爲隩區山
陬下民力食嗷嗷不聞金戈鐵馬之聲踰二百年則我有
明內順外威之福未艾耳比年以來邊境弗靖蓮妖蜂起
於徐兗土酋豕突於西南加以閩越海寇關陝流氛久稽
天討桑麻困於轉輸畚鍤變爲戈戟脊脊之象幾徧天下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五

晉以僻在一隅猶屬安枕則晉之幸也不意水峪一區乘
武之餘潛滋伏莽水峪固澤四境之內版圖也遠隔峰
巒界分梁晉蜿蜒千餘里有山巉峭有水渟泓中惟鳥道
紆迴而入一夫荷戈莫可誰何卽蜀之陰平雲棧當不是
過徇寇乃憑作員嶠之虎師近交遠攻之故智以愚下民
下民利而安之殆燕雀處堂豺狼張吻之勢乎而下民不
悟且有奸宄爲之占風持局澤將岌岌先是有事地方者
率抵掌及此徒以機緣未偶遵養有待亦以若輩逆形未
大著也邇者赤丸日探白挺公行秣馬招亡寢謀犯順士

民憂之適東海王公以籌餉成勞蜚聲粉署庚午秋晉地
多虞特簡治兵上黨遂力持邊寇之議仗劍臨戎廣諏
策軍前諸務手自劃決而才鋒犀利尤在饒爲所部將吏
無敢縮朒者然徵鎮衛步兵於澤潞不能復如昔之爲諸
道最卽韎韜之長亦僅肉食一問軍容黯然無色公姑置
之決策招徠首澤郡之義勇次高陽陵沁之丁壯次上黨
諸邑之選士以至河北精銳少林梵子旬日有衆數千會
中州直指使亦疏言於朝有旨犄角嵩維毛兵因間道涉
太行公廼分部將吏直搗賊墟屢戰皆捷焚其巢賊潰入

山復斷汲道賊益窘乞降不許夜聞賊營哭聲相繼比曉
諸軍競進羣醜悉平計辛未春三月丙寅誓師夏四月甲
辰凱旋僅二旬有六日耳所斬獲近三百人士民大悅然
某於是而益詫公之偉業也彼拄笏西山尊鱸結思者姑
無論已卽留侯借前席之籌晉公馳雪夜之騎九地九天
莫可揣疑千禩以來芬人齒頰亦惟是定策帷幄師武臣
力與敵爭衡廼以文墨之士身擐甲冑與士卒同甘苦竟
士戴而功成豈不尙哉昔虞詡討朝歌募兵弗拘一途卒
成大業公用兵想亦猶是而人無固志餉無夙儲獨以區

區忠義殫心激發飽騰之具諸煩調劑有倍難於虞詡所爲者然後知公之用物必宏今日事其緒餘耳且功成之日恬如穆如不矜不伐其所謂勞謙君子非與聖明在御方綜核名實廟堂宣捷必顯擢公以竟其邊寇之略而澤人之食公德願尸祝公者將與行山偕高丹水偕長寧有數乎予據事直書用備秉椽筆者採擇至下里之音固知無足爲公重云

重修回車嶺文廟序

馬鳴珮

澤州取舊漢澤名古上黨之高都縣也太行在其南峯巒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七

東西斜亘不等總名太行而天井關上嶺云回車轍跡尙存相傳夫子適晉自此旋轅建有大殿兩廡檣星戟門碑碣俱存鉅麗炫觀冠蓋士庶過者咸竦入禮而低徊焉予備兵汾陽嚮徃之而未暇督師宣大復滯於邊關詰戎之務甲午冬得兩江簡命乙未仲冬於邁受事先齋三日歷嶺登關乃成禮於廟一階下而徧目殿廡棟楹依然碧瓦零落繚垣傾圯丹青不煥俎豆無光爲之三歎夫晉中經流氛之縱橫再經逆師之風鶴而廟貌巋然如魯靈光謂非先師之靈歟庀材鳩工而聿新之雖各郡邑有春秋二

仲上丁應急之祀此祀屬於澤卽關於府於藩臬諸監司捐金而倡率之予當在先是用簡諸同心共釀多貲州守孫丕承及高平知縣范繩祖等四縣夙夜靡違克集厥事凡六閱月告成且請言勒之石予曰卽曲阜宅立廟自魯哀公始立廟京師自梁天監始郡學各立廟自北齊始州縣學皆立廟自唐貞觀始遵獨祀配享之制易爲先師木其王自明洪武嘉靖始而嶺上廟則始於唐貞元九年知州皇甫琰相承增修有人今能復舊觀高踞太行之上爲天下郡州邑之望同志之功詎可泯乎夫至聖無以加予

輿氏云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語他贊頌語當廢而司馬太史立爲世家以布衣而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必折衷焉韓昌黎處州碑文云自天子郡邑有司通得祠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主土稷主穀句龍與棄又其佐享位不屋而壇豈如用王者事巍然當座配以羣賢天子北面跪享進退誠敬禮如親子弟者今稱先師更尊於帝王而嶺之廟又在國學郡州邑之外廟貌之盛與祀事之烈不更著歟天下大幹三而太行獨爲北幹雖居晉地而首秦跨豫盤礴於燕崑崎於三韓連斗杓以臨南極向明

之所治也異離之所以由生也茲祀與曲阜之林相望
燕豫魯之文運率於是司翕闢焉我朝定鼎御極以來
首重釋奠丕承文學內而胄子外而茂才之興亦旣彬彬
郁郁矣予以茲廟之隆所助不渺也雖臨河而返適晉未
果子夏之教行西河亦所過而化所存則神之驗也至於
歲祀則澤之有司卽可以此言登於碑順治十二年乙未
馬鳴珮記

回車廟碑記

孔衍璠

璠以樗櫟匪材籍聖祖遺輝謬備太子少師襲封衍聖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九

公大宗主舉事之員督理林廟家務緣邇來聖裔每多假
冒奉委前往北直河南山西等處清查以防詐僞以免遺
累於康熙己未春三月由中州陟太行過天井關見有我
聖祖廟在焉下車瞻拜考周敬王二十七年適魯哀公二
年也趙簡子使使聘夫子將如晉及河聞竇鳴犢舜華見
殺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且邱
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
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惡傷其類也鳥獸
之於不義尙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迴車而旋之衛還息

於陬作陬操以哀之後人因夫子於此廻車故於此立
春秋二仲致奠一如郡縣禮廟庭有前給事陳公棐所撰
碑記蓋漢時夫子十九代孫孔昱建也孔昱字元世東漢
人遭黨事禁錮迨靈帝卽位建寧二年徵拜議郎補洛陽
令思夫子有臨河之嘆爲之立廟於太行天井關亦猶劉
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云爾歷傳至五代北魏太和元年
夫子二十八代孫孔靈度請於野王令范衆愛刺史咸陽
公高允表聞立碑其事見於酈道元水經注由此以觀則
是天井關夫子廻車廟創之者有人嗣而葺之者亦有人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二十

也唐時夫子三十八代孫孔戡字君勝始進士及第官大
理寺評事值盧從史鎮澤潞辟爲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
宗田緒陰相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極諫以爲不可
致忤從史歲餘謝病歸洛陽及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賔佐
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
司洛陽後遂就近遷居山右卜築天井關夫子廟側以奉
蒸嘗迄今澤之孔氏半出闕里之派有由然也我 聖祖
金聲玉振之徽隨在深人仰止而尼山一脉支分不獨在
東魯矣於是登車抵郡凡屬玉書繼體一一澄清如孔聞

博孔衍珍等戶雖隔川原實同世系俱彙冊移送本州存照不列名者卽係假冒不得仍前混淆以致真僞莫辨又念我 聖祖旣於天井關立廟薦享歷有年所承祀豈可無人復於本族擇威儀嫻雅孔興鏐給聖府劄爲廻車廟奉祀生員因備述顛末俾鐫之石以傳不朽云康熙二十年辛酉刻石

天井關廻轍書院劄

附

孔衍璠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孔衍珍清出捐地三十二畝生員孔興銑管收供用康熙五十三年衍聖公咨明山西督撫劄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一一

委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專管廻轍書院祀典事原委劄太子少師襲封衍聖公府爲給劄委署照得 至聖廻轍書院缺員專奉祀典今選得寄居澤州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謹慎端方堪爲主祀合行給劄爲此劄付孔興鑑照劄事理卽便承奉廻轍書院祀事毋得廢弛有負本府委用至意須至劄付者

答澤守官公祖

畢振姬

夫民亢吏而爲姦邪盜亂者惟兵與旱姦邪盜亂法死吏本執有法法行而姦邪盜亂不止者兵旱吏無如之何惟

禮可以已之禮順父母敬長上非獨形勢不得爲非也制其神明者然也天下苦兵事老祖臺治所晏然不幸數十百里之旱菰蔬糠粃畜牧不能當其一刈獲未終有鬻子女者所屬偷生之民背父母脅長上嬉戲思亂苟以穀賤爲樂是樂禍反側子不治生也開口遊食也擁高貲蹠貨也逸居譁張掠奪也此輩孰非姦邪盜亂乎至於車馬之往來耕稼之早晚子母之輕重強竊之起滅民未有知而樂禍致旱無禮故也法行則姦邪盜亂不生禮立則法行禮或薄而長僞赭道路講孝經與兵旱之甚者吏以言不

以誠也聞老祖臺求雨得壇下水深盈尺城外浥塵而止至誠之所感有然平日以禮自謹無事不可告天旱久故憂民之深非以塗民之耳目而俗吏之爲張子肇矐誦禱雨文聲淚俱下中無逆天地欺君親謾妻子不可語者三足鼎覆白茅沛然周雲之龍從遼巢溟澤而爲雨神明知之矣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漢詔吏莫之省憂憂時救旱禮存故也然其所以備旱者未舉又將至矣書洪範僭則恒暘春秋繁露水干土則大旱黃帝占日月中三足鳥見旱赤地天地至誠之道民愚以爲肥蠶兩身旱魃四月眞能

封江爛石從事於僞於時靈山祀鎮河伯祀水應上公祀
人士龍祀類祀事修而卒不雨於時縣子徙市左邱明勸
分公羊高大雲董仲舒開北門法皆表裡經傳卒亦不雨
姦邪盜亂之民關其說乃謀焚巫暴尫掠食有穀之家以
爲樂是以樂禍之心致旱也可以禮諭不可以法繩旱前
風多逆此禮失也書曰巫風淫風不趨於亂風不止民無
禮故風暴旱後霜太早此法敝也春秋隕霜不殺草曰可
殺隕霜殺菽曰不可殺彌望晚田可憐萎土吏無法故霜
繁早已過而不及救祖臺憂民之深求爲備旱而已矣元

光四將軍出塞本始五將軍用兵建安按反者妻子建興
殺軍吏不平皆旱當時吏不爲憂汲長儒發公廩武帝不
謂矯詔以誠感也洪皓之割留近之鍾由詰崔琰緩急民
將安仰焉欲徙市必貶倉欲勸分必收責欲大雲必下牲
欲開北門必省寃趨民種麥止許半年之食有以禁民之
盜亂寬民貰貸償以來歲之豐有以制民之姦邪酒醪糜
穀者衆婚喪務嗇禁釀則無遊食犧牲害農者蕃蜡脯用
儉謹祀則無譸張穀賤勸民積貯誓不括私粟異曰高貲
不閉糴人散勸民收養示不追亡子目前反側得自安哀

公問孔子曰旱如之何凶年乘駑馬力役不興祭祀不縣
聖人禮以諭民也如此禮大漢饗先妣雖婦人知桑林之
旱析城古桑林宋史寶元慶歷之間禱雨輒應爲宮中數
日不食吏不敢荒也宣和遺王黼降香久之不雨吏不誠
而民去之無惑也近世聚優男女雜坐墮珥遺簪演劇宣
卷民叫囂無日夜酗飲腥臊之氣徹天徒使輕民藉交罷
民犯禁姦邪盜亂所由起其致旱也審矣尸子傳湯之救
旱絃歌鼓舞者禁之聖人法以繩民也如此如此者誠矣
以憂民之憂憂可及止也一吏之憂不足以勝數千萬人

之樂而羣吏不誠之憂遂無以先數千萬人之憂晉魏宋
元漢澤姦邪盜亂皆起於兵旱長吏不爲之隄防迨潰決
不可收憂方大耳幣玉皆早備留以祈年治弟犬馬齒不
足數對使完趙先是入澤不敢掃公門爲念父老子弟杞
人憂不忍置因以誠感祖臺記恩附稟

龍華寺涅槃和尚月空大師塔院記 白允謙

和尚楚人俗姓黃氏髻年祝髮遍叅禪窟義林最後禮大
慧法師於京師愍忠寺受具戒通涅槃大旨賢士大夫多
與結納所至輒興土木造瞿曇諸像以接引四方赤髭白

足之侶而於涿鹿高都兩地巋然建梵刹益宏麗故無不知和尚者嘗休夏太行山值大旱三月不雨和尚徧然肢體一晝夜不飲食已而大雨霑足又於崗頭普濟古殿率緇白數百人建設清醮忽觀音大士位從殿中騰出衆皆輟誦競觀俄而殿崩無一被傷者居恒着布縷衲衣持佛頂心陀羅尼遠邇病者傾誠拜禱或書神咒或與破縷焚灰飲之立瘥順治十七年登五臺山修無遮會及禮文殊塔膜拜未畢寶光萬道竟日不滅觀者咸以爲神尋入都繞大慧法師塔旣卓錫於涿鹿指淨土爲息肩地前後供

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薦金寶日有千數王公輿台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行者惟和尚而已康熙四年四月十五日自知時當滅度命徒衆薙髮浴體索筆大書曰今日百十五年靈光自來無染鐵牛躍過星羅撞破空中磨盤偈畢西向右脅而逝於是年建塔涿鹿以歸骸骨名曰重光而高都弟子眞悟等克荷先業大懼嶽猷異地湮沒介比邱天然觀圓徵記於余余素不解佛法然曩於高都瞻近法像心雅重之昔洪渠張子少喜浮屠學以

識佛教之廣大中復反求吾道以得其精實率爲理學名儒彼夫高談虛寂邀求福利者皆學釋而失之者也非釋之端使然也今眞悟等以其師之行能開山演法曰新月盛像而祠之余故學儒釋本較郭郭使景仰和尚者皆能以儒通釋以免昌黎大顛往來之疑則釋教當未可盡汰也是爲記

澤州大陽小析山取水記

都廣祚

取水之舉爲甘澤計昔七年之旱商祖成湯實爲民請命焉大陽舊有湯王廟鎮人祈報之所析城之桑林古聖王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一六

之遺蹟也由析城而東有小析山下有池三名嘉潤池其析城之支派抑聖王之德澤所遺耶湯廟巍然在望晉豫人多取水於此歷世以來嗣爲典故其取水之法以人得鄉望者主之往取以金鼓旌旗導引詣廟伏堂階祝之又於池畔祝之投金紙於池中有異徵焉池水汲凡四瓶一曰水官一曰順序一曰潤澤一曰甘霖仍金鼓旌旗導旋敬祭於本鎮之廟捧四瓶供神前修祀事者三日仲春開瓶順其長養孟冬封瓶法其收藏咸修秩祀次年之復取也祝池瀆計水還之池復取水貯之瓶迄今循例行之蓋

聖王之澤萬世不竭山下甘源是坤靈與澤氣孕結而流通也春之祝也以迓神庥秋之祭也以報神德聲靈濯濯入廟如在水濱如在豈與夫祀典外溢舉非常紛倖華競者可同日語哉康熙十九年暮春日記

香鑪山創建普同塔碑記

成周佐

范績作神滅論謂不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不通之說也夫刀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刀而有神非因形而生者也利因刀而後有故亦與刀而俱亡神非因形而後生故不與形而俱滅也未水氏曰天地有壞虛空不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一七

壞天地滯於形氣也虛空不滯於形氣也形猶之乎天地也神猶之乎虛空也香鑪山夙有野梵年陳曰卽於敗有明懷宗九年空和尚爰宅於茲備歷兵凶茹荼如一日百廢俱振於寺之東阿剎建普塔以座蛻體工竣而和尚與其徒問記於余余曰嗟乎和尚其識神存之道者乎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之說吾儒所謂性釋與老所謂神也夫神附形後而立於形先合於形內而超於形表故火能焦形不能焦其神焦其形正留其神也普同之設其存神之所也故曰其形在也心如死

灰寂滅也其形焚也心如宿火寂感也凡百骷體由今茲以迄千萬斯年悉作存存觀已是爲記

重修澤州文廟序

官于宣

文者治象也教者文德也故訟獄之氣繁則國多兵彝倫之教衰則人易亂欲弭兵必自省刑始欲偃武必自修文始雖一時之政教而一方之治亂基焉余以渠令來守澤芻牧自厭或者曰守令之官得以親民課士昔人恒樂爲之余旣下車凡百惟以無事爲福不染爲心故公堂聽政自朝至於日未昃已無餘牘每於退食之暇進諸生童子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二八

而校之論文樽酒賞識拔尤時廣文先生適以讀禮去官學憲命余兼其事余乃與諸生日益親爰稽州志本州文廟爲明代洪武初年刺史李公祥重建旣凡數修修而復敝其爲櫺星門棟壓將崩其中大殿兩廡時滲漏不蔽風雨其後明倫堂亦樸畧不飾余不揣獨任其事鳩工告成凡六閱月而罷雖未敢云建立然廟貌一新規模宏遠矣乃或者又曰王事孔棘四郊多壘濩澤何暇及此余乃作而言曰客歲軍興已踰一載凡遭亂之地與夫王師經臨之處備乃糗糧峙乃芻茭荒其畚火其居凡此士民婦

于室家慘然不樂而澤僻處太行父老干弟至今未見兵革不可謂非大幸也爲長吏者際四達之衝羽書百餘封稍遲其限罪至貶削方且夜以繼日與健兒牛馬相追逐余雖欲與多士登講堂祭先聖先賢以優游於此日豈可得哉彼也轉餉擊鑣而此鼓篋釋菜彼也學宮鞠草而此城郭雅歌蓋天心之厚澤人而澤人之型仁講讓行善向化惟日孳孳以永享天心者當不待余之家諭而戶曉也余以刑官奉檄得兩親民社茲不得以刑治澤竊欲廣教化以美風俗去刑者卽以去兵也絃誦者治世之音所以止亂也詩曰在泮獻功在泮獻馘用武以文也太牢以祀之樽俎以折之禮以爲國儒可却敵也余之乘此時修茲廟也正欲以詩書道德之氣靜四方戎馬鋒以至聖在廟之靈祈城池社稷之福也爾都人士其勿以予爲迂也已抑更有說焉澤俗尙鬼神崇報賽僧寺道舍樸斲丹雘淫祀無福余獨向泮宮加之意焉興文教尤所以正人心也質與於督修者僉曰然乃選石而樹之

重修澤州城樓碑記

王廷揚

澤州三晉之門戶也城樓屹然雄峙始與太行形勝相稱

歲月淹久因循傾敝郡牧佟公來知吾州未及期年以他
事望誤當別補州之士庶攀轅臥轍奔控當事 題請復
任今七載於茲愛憐赤子視昔倍篤其興作諸役不以絲
毫累吾民因下令曰城不葺無以守險樓不立無以壯觀
自捐俸三百金付董事者鳩工庀材推公乏志若將引爲
己任也余與親舊輩二十餘人共謀曰一州之城樓賢父
母上不欲費公帑下不欲動民力勞心苦志如此而吾輩
不共爲勉力非義也遂爭自書名於簿計銀三千四百兩
公復捐二百兩工始於康熙五十七年孟夏未週一載而

城樓屹然敵樓敵臺東西南三門外之月城一一修舉緣
城文墻馬道廢者以復疏池扞堤引山水下流岸栽楊柳
中種芙蕖計其餘資遂平治通城道路工旣竣屬余爲記
余因志其歲月其官師及董事捐金者例得備書

創修五龍山水簾洞石殿廟宇記

陳壯履

郡西四十五里有山曰洞陽由洞陽迤灑而南不五六里
爲五龍山諸峯朝拱溪流環抱近山而居者天戶里之馬
坪頭原家莊兩村列於左右雍正十一年七月九日忽大
雷雨霹靂硠磕山石崩裂中涵一泉深莫可測凝神靜窺

隱隱有闍維像其水甘寒清冽有疾者飲之輒愈喧傳遠
邇祈取者皆不憚數十里攜甕提壺絡繹不絕是山川
之靈秀不終於湮沒與抑仙佛之慈悲現化以濟人與居
人既夷荆棘疏流爲橋於前以通往來復謀構屋數椽以
妥神作亭橋上以憩遊者因據事實書以爲同志者勸

創建關侯三代祠並鳳臺縣署碑記 許日熾

今夫仁義者天地之主宰而古今之綱維也故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惟仁之至義之盡者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莫不觀感興起有動於中不知其然而然者焉余守澤之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二

明年春鳳臺民曹志美秦玫徐建功等詞稱 關漢壽侯
功贊化育德參神聖追封三代崇祀千秋甚盛典也茲澤
郡侯廟在府署儀門內歲時瞻拜未便府治東南街有奉
裁前佟州主書院一所曾議折建鳳臺縣署但念成功不
毀改作費繁玫等幸際休明蒙恩被化情愿樂輸工料不
動公帑建造縣署留此書院改建侯廟東有隙地建三代
祠以光俎豆以肅敬仰輿情允協並無派累正在覆核間
都人士復以爲此非異人任遂疏諸同人云我
皇上政教翔洽禮樂休明凡歷代聖賢有係綱常民生者

祀典優渥封號加崇况侯忠肝義膽炳垂青史扶翼世道
維持人心

欽命褒封三代俾直省各屬於侯廟正殿後建三代祠春
秋祭享誠千載之曠典實萬世之宏規我澤侯廟在府署
瞻禮未便今百五十一里耆老黎庶願捐修縣署留書院
建廟工不棄而事易舉竊念同紳通庠豈可視道築之謀
因告同人共勸盛事浹旬之內自數兩以至數百共捐資
四千六百有奇公買榮合府等舊址爲鳳臺縣新署易書
院爲廟宇舉紳耆十八人董事擇吉於二月二十八日越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三一

五月初九日落成正值侯誕辰迎神致祭瞻拜絡繹商賈
雲興鬻販坌聚居然都會夫城之東隅地窪土曠里無市
集民用頗艱自移廟於東街而僦居賃舍者鱗次櫛比牽
牲具醴盈溢道塗至夜市張燈而東隅遂成樂土矣泊秋
米價稍昂民間省工惜費營造者少物料罔售匠工閒暇
董事者以爲署工又不可緩也乘時復擇吉興建物價平
而工匠奮踴躍赴功日百餘人人皆得所入以供饘粥市
餅賣飭之兒亦皆得十數文以助饗殮迨冬稔豐收而縣
署已告成矣紳士方告余詳其始末以誌其盛而耆老張

必華等復前請曰廟工之役百五十一里原議興是舉今紳士起而任之不需里民分文以告成功我儕願置香燈資幸附而記之是役也官府無度廩之支閭閻無私毫之擾整頽工以妥神靈刈豐草而造官舍令曠間之墟爲輻輳之場寓周急之意於興作之內仁義之所感通其益無方一至於者是皆我侯仁之至義之盡奮乎百世之上故百世之下觀感興起有動於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與諸同事樂觀其成亦各捐俸百餘金以充丹雘董事者解元孔興鈞貢生呂從誨監生張驢趙文正李德謙毛廣業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三

生員董琰袁敏任元璞王葵林鄉約杜文禮史國臣彭世勳劉德提調崔景汶宋三益趙國璽張璠例得並書

重修澤州譙樓記

朱 樟

澤州自晉州爲郡後凡有與於政治所當興舉者非一事譙樓者一郡之觀瞻五城所遙矚者也縣鼓中楹爲警農昏司啟閉之所已多歷年所風雨剝蝕屋瓦飄搖爲之典守者正未可忽爲弗急而不謀修葺之舉攷前刺史加修歷今又三十餘年漸失完固今是郡專領一邦於冀南屬望繁之地况藩屏大都介在南鄙下臨襄鄧上接并汾非

昔州刺史兼轄之舊新此一樓用增視聽且前人已增葺之而今日當振興之會反任毀圯則無侈前人無廢後觀之謂何樟嘗於暇日偕一二賓僚登斯樓也千峯繚繞闡闐萬家春而耨耨秋而刈穫祈寒暑雨車牛往來民物之嬉恬 皇仁之淪浹也尤非可以警漏傳符之所在而忽之爰鳩工計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益瓦級磚之破缺者赤白漫漶之不鮮者重理新之凡以宣 上恩德與民興起以共安此早作夜思之昕夕也曩者范延賞之過萍鄉聽更鼓分明而知政事之理今雖未敢邀使人之善察

然所當興舉而弗可懈者將自樓始也雍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憲大夫知澤州府事錢唐朱樟撰立石

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朱 樟

晉城舊縣去今澤州郡東三十里唐武德元年析丹川置隸澤宋治平四年明道程先生來宰是邑先生躬行心得接數千年絕而復續之聖道於遺經此萬古絕續之會之一人配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爲一鄉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澤每不忘其人此又一鄉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翫者也按前志先生令晉城時置社會行保伍俾民聯屬集

義勇較藝可當一軍尤加意無告而卹及行旅其政類多
安集民生使之相養相保以延於無窮時五代後民未向
學擇秀異者與之講明義理設鄉校凡七十餘所行縣時
親爲兒童正句讀仁者之學術見之施行正大異乎俗吏
者之所爲也先生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尊所
聞行所知先生真不負行尺則尺行丈則丈不以一邑而
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斂乎方寸月印萬川而萬
川皆月道之不隔隨在畢陳獨立乎萬表而周浹乎衆有
千百世下聞其風履其地緬其教思而欽其德意莫不慨

然想見其爲人而况吾澤哉而况吾澤之人親被其風教
起而善良達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况樟實來守是邦
爲先生所曾進斯民而煦嫗之覆育之涵濡而利導之之
地乎哉唐俗勤儉舊有遺風斯土爲太行包孕積厚所載
宜乎氣靜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澤化至今猶有餘韻焉雍
正十二年春奉

簡書而來思布政教以仰副

聖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賢祠廟爲國人之矜式者於
上丁展祀典而先生祠在學宮西偏湫隘囂塵上漏旁風

椽楹半朽念先生爲斯民父母于萬世所宜風厲而不忘者而祠祀不謹是守土責也因是與鳳臺邑令羅君著藻里中士大夫共謀而新之限於方隅卽其處稍加開拓立門一區顏曰宋晉城令明道程先生祠內堂字五楹爲春秋奠爵之所左右小齋廊各一中設像仍前志也嗟乎先生去而鄉校湮元時縣令亦有相繼續興者而究不易久延第此郡人士率多淳良處山谷中不見外事歐陽公所謂安於畝畝學校者誠能入廟思敬蹶然興起奉其遺書則先生之學之教悉在學人篋衍中出而負耒入而橫經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六

以無忘先生舊時諄諄無一人不欲其篤行好修勉以循德禮之所爲則鄉校之興廢自在人心無勞過客之唏噓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責望也謁先生祠先生之神明猶在斯猶在斯亦樂而享是邦之食飲也工肇於是年之夏於其冬落成因譔明道程先生祠堂記著於石

書段烈婦申氏事

司昌齡

段際可妻申氏性質婉婉以勤儉事夫艱苦備嘗親鄰頌其賢旣而夫遠遊十餘年不歸忽扶病空手至氏且喜且憐竭力供藥餌廢寢食者數月知病不起急遣嫁其女俄

而夫卒既殮朝夕哭奠者三對棺自縊親鄰驚視顏色如生時爲乾隆辛卯正月初八日年二十八歲於是郡邑紳士共立石以紀其烈且請旌於朝而米山賈君堯臣爲余述其事余觀婦女之以烈著者慷慨赴死者多從容就義者少今氏之所遭初非迫於強暴將不免於恥辱也家雖貧然憑十指亦足自存活也身雖無子然未嘗不可徐謀嗣續也而氏則必出於此此由其節義素明當夫病之時已默定於胸中謂生而隱忍不若死之爲安而後乃果遂其志耳夫豈侈爲口說勉強於一時之所能哉嗚呼烈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七

婦死矣本無求於身後之名而他人爲之詠歌嗟嘆惟恐其不章其亦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歟

初建萬年橋碑記

姚學甲

癸卯朱明之節余承修鳳臺邑乘訪丹河源流自二仙掌白楊坪以下細水涓涓時伏時現逕巴公會雙泉至高都遂成巨流其地爲周秦漢故城北魏置高都別在郡治唐武德初移丹川於源澤水北卽此地也烟井輻輳當陵高往來衝途輪蹄絡繹舊有小橋久經淪沒每當伏雨瀑漲洪波建瓴大懼滅頂濡軌居民於此鼎建石梁連虹跨雲

顏其名曰萬年問諸司事者則馬集英門世儒馬會英馬際伯原通樞李悅恭等實分任其責云余徘徊橋下訪蒙驚戰壘與司馬遺封南望垂棘衆言玉洞已閉東北眺景德寺聞有宋時牒勅尙存石刻流連久之司事者請記於余時心諾焉而未之遑也閱數月先後浼孝廉苗令琮諸生李廷光復以爲請余乃記之曰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俾其津梁相湊罔有陷絕子輿氏亦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歲一舉行蓋王政之大體然也丹河岸高水迅堆草架木不克當其冲激而司事諸人獨以鑿

石鳩工苞固渾堅經數年之久結千人之緣爲一勞永逸之計而巨工卒賴以竣隋唐風俗志稱澤民性質樸而尙義氣不其然乎金時澤人王子榮劉成之建利涉橋於河上李莊靖俊民以詩美之且爲文以記今其橋其河地皆不著而子榮成之之名獨借鶴鳴老人之集而傳司事者或亦有見於此也獨以余之文不逮莊靖而司事者之殷殷向義共襄盛舉與子榮成之輩可以同此不朽且適當邑乘脫稿之時列其事於志可以爲將來勸余所以樂爲之記也故因苗李二君先後之請爲書其大槩如此

安貞女傳

姚學瑛

貞女者安次溪之季女幼許字雷姓子未嫁而雷子遭
母變出亡於外數載無音問貞女年已及笄父母欲改字
他族女泣曰從一而終女子分內事也脫雷子尙在當若
何遂沮其議自是女以賢聲著里閭富貴家遣媒灼議婚
者踵相接父母又欲諾之女大慟曰女已許身雷氏矣生
爲雷氏之人死當作雷氏之鬼如有他議請先死以明志
父母不敢強而女守益堅未幾父母先後病歿兄嫂亦相
繼死遺姪九德甫九歲家無次丁女兩營喪葬悉力拮据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三九

厝四樞於墓次家故貧率用十指易升合針紉無虛晷舍
旁隙地嬴畝闢瓦礫種蔬瓠又藝菽端諸墓側生計漸以
裕俟孤姪稍長爲娶妻生子琮未週而九德又亡復鞠其
姪孫抱保攜持俾至成人姪婦事女如母琮亦奉之爲大
母事必稟命而後行女亦宛然以大母自居若忘其爲祖
姑也者然自少至老亦時時訪雷子音耗而卒無所得年
八十二歲於康熙四十二年卒臨終之日以手指心蓋志
不忘雷子也

論曰余讀前史及百家著錄見女之以貞著者或立

養白首不字或未嫁夫亡易服守節率以高竒之行爲世俗所重而文人學士傳爲美談如貞女之兩世撫孤而父母一綫似續賴以不絕且極之困苦艱辛而誓死不移卒以成其貞眞女子之尤竒者也余故特爲表之以俟采風之使

移建天井關孔子廟記

姚學瑛

太行天井關舊有

孔子廟志謂建自東漢建寧二年蓋幾二千年於茲矣歷代以來崇祀不替至我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十

朝修葺數次故千古如一日近復圯壞殿宇傾頽龕像剝落余因公道此恭行展謁惕然不安思重修之而周視廟模當孔道之衝行旅南來奔馳騎馱直趨中門近廟始折而西且左臨深壑右逼高崖居民處崖上者閨闈間竟可俯覲殿陞夫以萬古尊禮之聖而祀宇迫於囂塵卽從此而實實枚枚其無乃非有恤之義也乎時同官諸宰咸集遂與共謀遷建不數武得地於舊基之南坐落岡阜來脉綿亘四圍羅城宛然龍虎沙水迴環合抱爲全局結穴之處爰相其陰陽背西僂卯以收羣山衆壑之勝以建萬載

鞏固之基庶足尊

至聖而昭景仰矣同官皆以爲然且謂咫尺善地歷千百年今始豁然呈露其亦有數存乎其間耶乃各捐俸若干數紳士聞之亦各樂施集事鳩工庀材三閱月而工竣廟前有坊舊書泮宮字於義無所取因易之顏以迴轅聖蹟諸公捐俸移建者爲陞任鳳臺令林荔署令嚴鳴陽城令張採陵川令熊中砥沁水令祁英釀金紳士不及備載統刻石以誌美云

書六烈婦事

林荔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一

王福田妻張氏年十七于歸踰年生一子翁姑相繼沒貧不能舉葬福田經商於外氏茹荼育子子復殤福田歸亦病死氏典質簪珥衣物竭力營葬畢遂不食鄰嫗勸諭氏泣曰未亡人久當死所以不死者以三喪未葬也今大事已完可以隨亡夫地下矣鄰嫗多方勸之或代執炊具備飲食氏拒不納且曰吾死志已決吾死必以正斷不投餼赴水以驚嚇諸姆要當以全體見亡夫吾死後萬不可求名請旌留此老屋薄田爲吾夫立嗣俾清明節一碗飯澆墓下足矣言之痛切聞者皆爲感泣而不能救遂絕粒十

日卒其先有焦氏者孝廉彊應嵩繼妻年二十二夫亡於客邸訃聞誓以死殉家人防之嚴遂拮据迎夫喪歸俟葬畢三日不食死時又有朱明紘妻王氏年二十一而寡甘貧撫孤子忽殤氏慟哭日亡夫祇此一綫血脉今已無復望卽飲泣不食至五日死後又有賀進安妻劉氏王廷弼妻李氏劉夫亡時年三十二號泣五晝夜死於柩側李年二十五夫客死中州氏聞而悲慘水米不以入口越六日僵於室近復聞有張氏者牛元輅之妻年十八于歸二十六而夫亡氏誓死不回戚黨嚴備之且諭以承繼夫祀遂憾因不食延至葬夫日而歿同日合窆於墓

論曰藝文志女訓類其傳列女者自劉氏以下如諸葛孔明貞潔記杜元凱列女記外則女誠內訓諸書繫出於崇文書目尤氏書目後者殆不可殫述也蓋其叙節烈纂詳矣然而書不食卒者蓋尠其啗土飲水或終日不食者不必書卒而不食旬日不食三日卒者或又有所振激而爲之此有以徵於慷慨殺身從容就義之難易也鳳邑六烈

女殉節之先後不同而採訪之詳畧亦各異要皆不食數日以死似有見於從容之義均可以書卒而張烈婦死不求名之言更深合乎聖賢之道爲不能及嗚呼均可以風矣

王節婦傳

馮傑

王氏貧家女歸宋某年十九而寡生子光祿甫二齡康熙間年游饑族姓利其少艾也欲奪其志王姓諸昆困饑寒亦愆懇嫁賣爲妾瓜分其財氏聞初不與辨陰負其子間道疾行三十里至州城問門卒曰州紳士誰爲儒素有家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三

法吾愿傭其家以養吾子門卒爲歷數巨族數家富貴狀氏不願也門卒曰若不愿多得金而必求家法表著者惟苗貢士一家可耳氏聞遂踵門求見力陳其意苗因其少婦初不納氏長跪不起號泣繼以血苗余其誠爲呼其族黨少呵責之衆皆輸服遂留氏爲傭氏不苟言笑力勤井竈工織紵子七歲勉使就學光祿漸亦知書識字爲苗掌書記苗子孝廉大素諸生時與前守朱樟前令羅著藻爲文字交光祿嘗隨入署守令知其母先後欲旌表之皆以去官未果而氏歷年所積傭稍權子母爲子光祿成婚媳

死復爲繼娶生孫名秀氏年七十歲子光祿亦年五十餘
孫年二十因主人家中落遂率子孫辭歸嶺東村耕田餬
口未二載凶旱頻仍盡貨其田不能卒歲復徙於城子與
媳相繼疫死氏葬之既老不能傭孫又椎魯無所知復轉
徙於鄉流離無定年八十餘竟窮餓以歿其孫亦就食他
方不知所終考節婦之死至今二十八年余於癸未筮仕
寧武過太行耳熟其事而不能詳今復官山右攝鳳臺篆
適山左姚半塘先生修邑乘而王節婦得以表彰於時其
生無一日之樂而死無一脉之延者何其遇之窮且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四

然惟其窮且苦而節乃愈不可及彼安常處富以節
亦夥矣

午壁亭賦

并序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
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
午壁東沿波漱石瀟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
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午壁亭之名故取
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眷言吾土乃
作午壁亭賦云

緬關河以騁望蹇淹流夫遠行異向平之遐尚同宗炳之
幽情渺山川以延佇披酈生之水經惟先人之舊業肇錫
我以嘉名攬古文之奇字馳逸想於漢亭沁流兮清淺午
壁兮洄瀠鄰猿鶴兮北山邈文物兮西京有飛仙之稅駕
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騶唱嶺上兮多渺渺之
吹笙亂牧兒之歸笛間樵叟之吟聲秋風兮嫋嫋春草兮
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迅晷怊悵
怳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晉侯之故
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髣髴其未失羨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五

靈光之巋然兮哂秦關之角立古今何繆廓兮咫尺其如
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湔嗟予心之要眇兮儻若
離而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羌不知其所出入山間兮茅
屋原上兮遠邨臨流釣石倚仗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
中之閑雲聊逍遙而容與盡烟景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
尚桑榆之可論

鳳臺縣志卷之十六終